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四十三回 英雄誤入煙花寨 俏婦從權認丈夫

話說聞人成得秦檜薦舉為大元帥，領著二十萬大軍來剿滅楊么，旦夕便可成功，遂高高興興下湖。不期一戰被輪船衝壓得大敗虧輸，直逃至蘄州，方才停腳。收集軍士船隻，消折大半。不敢下湖，又不敢申奏，一時進退兩難，只得與眾將士屯守之計，在岸上立寨。一面暗暗使人去報知秦檜，攔截章奏，朦朧官裡；一面修葺船隻，再圖恢復。且說楊么仗輪船無敵，衝壓得宋軍大敗逃走，一時所得不計其數，擒獲軍士以及撈救者三萬餘人。楊么即傳令釋放，使他早回臨安，各歡聲拜謝而去。過不幾日，探事的來報宋軍逃至蘄州，整頓軍士下湖。楊么笑了一笑，傳令回山作慶賀筵席。飲至中間，眾弟兄有的說還該追殺這廝；有的說不該釋放軍士還他；有的只叫殺得快活。楊么只聽入耳中。又飲了半晌，因說道：「戰勝非吾所喜。這聞人成之來，出自秦檜。他今大敗損軍，必暗去求秦檜增兵，決不使朝內聞知。我今釋放多人回去臨安，難掩眾口，傳入朝中，必然治奸去佞。此乃假手，何必親自操刀，是一法也。他今喪膽，焉敢再來！」

王摩遂說道：「這廝決不敢來相犯，不消兄弟在此。只今去走遭，完了念頭。」楊么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兄弟這一去，路途甚遠，又是金人地方，往來必要謹慎。須得一個弟兄同去，我好放心。」馬靈忙說道：「丟卻老馬會做長工，再有兀誰？只今跟王摩哥哥跳去。」楊么只搖頭不允。賀雲龍忽自發笑，連忙忍住，接說道：「據我看來，打發殷尚赤兄弟去同伴才好。」楊么聽了大喜，道：「果是他還細心，亦可探些事情回來，好作商量。」殷尚赤使屠倖去收拾包裹，自己扮作跟隨。不一時，王摩也拿了包裹出來。殷尚赤一總背了，各帶樸刀作別。楊么同眾兄弟相送下山。

二人過了湖面，取路而走。兩人在路，身邊廣有金銀，只賣酒食肉，十分得意，早已到汴京城外。殷尚赤領了王摩入城，欲要尋個舊認，卻俱人移物換。又來到昔日自家門徑並孫本居宅，俱已作瓦礫之場。再窺到勾欄院來，已是燕去巢空。遂走出城來宿了一夜，次日即起身前進。走了多日，才得到寄遠鄉來，便尋人問。誰知年代久遠，一時間不出來。王摩十分焦躁，殷尚赤忙勸道：「哥哥不須著急。既已到此，須尋個人家住下，細細訪問，必有端的。」王摩道：「俺只說有了地方、姓名便好找問，卻不曾問得哥哥指出爹娘的墳墓在那裡。俺便沒細問，哥哥可也不說，今日可不難找！」只得尋個人家住了。遂日日出門，向左右遠近一連訪了三四日，絕無消息。

一日正訪問，有個孤苦貧婆在道旁叫喚施捨，殷尚赤忙向腰間換出塊碎銀來賞給他。那貧婆得銀，滿心歡喜，忙拜謝道：「難得宰官好心，我養婆只好那世裡報答。」王摩聽了，笑說道：「恁婆子可不倒說：只有婆娘，那有娘婆？」那貧婆道：「宰官卻是錯聽。我婆子姓養，故說是養婆。」王摩聽了，忙問道：「你是姓養，可知這裡當年有個養奎剛麼？」那貧婆看了一眼，道：「這是我大伯。他夫婦俱死久了。今日宰官為何問他？」王摩聽了，不勝驚喜。殷尚赤忙問道：「你可知他家還有什麼人？他家墳墓葬在那裡？」養婆道：「只得我兩房。當時大伯雖是生了兩個孩子，卻被亂離失散，不知死活。他夫婦沒幾年前後去世，是我丈夫在日將他葬埋。我的兒子又不守本分，自去投軍，幾年沒個信回。我因無依無食，只得到處求乞。前年聞得有個人來到我大伯、伯母墳上哭拜，又說在墳上睡了三夜，說他就是妖兒。我便急急趕來，不期他已去了，至今還是追悔來遲。卻喜得了他的存活音信。只這魔兒還沒下落，多應失散死了。今日兩位宰官問他怎麼？」王摩聽明就裡，不勝流淚道：「原來恁是王摩的孀娘，俺是姪兒。爹娘生了俺兄弟兩個，爹娘恁是苦惱，俺就是散失恁個魔兒，今來尋找墳墓。」那養婆聽得，不勝歡喜道：「不期你不肯忘本，還來找尋。你今恁般長大，向來在那處成人？」殷尚赤連忙替王摩支吾了幾句。王摩道：「俺的哥可也在一處。」養婆不勝歡喜，遂引他二人向村僻處山坎邊草深裡，指著兩土堆道：「這是你爹，那是你娘。」王摩用手分開青草，朝著兩土堆，不勝哭拜了多時，才起身來拜謝孀娘。孀娘連忙攙扶。殷尚赤也向墳頭拜了兩拜，來與養婆唱喏。養婆道：「可恨沒個住處留你二人，這怎麼好？」王摩道：「俺有宿處。且胡亂過一夜，明早便作計較。」遂引著他同到宿處。一時鄉中人俱曉得他是養奎剛的兒子魔兒，失散收留，改姓叫了王摩。王摩到夜間，與殷尚赤暗暗商量了一番。次日即央人尋了土木工人，置買物料，在墳旁蓋搭三間堂舍廊房。不消月餘，早已蓋得齊整，一應俱足，請孀娘來居住。又置了些田產，使他過活，墳上十分光彩，遠近鄉人俱稱說好處。

殷尚赤見事情已完，便催起身。王摩應允，便拜辭孀娘要去。孀娘不勝吃驚道：「你今來找尋宗派，造房蓋屋，正好在此配房親事，立個人家，怎又到別處去，什麼緣故？可是外面有了妻室？」王摩道：「姪兒有事未完，吃緊要去。」孀娘見不可留，只得留他明早起身。晚間治酒與他話別，便從下午吃到更深，王摩、殷尚赤俱各沉醉睡熟。不期有人鑽入門來開出，趕進多人，將他兩個從醉睡中一齊縛住，連他孀娘也自捆縛，喝問：「那個是你的姪兒金頭鳳王摩？」這孀娘只得指說：「這是我的姪兒。」眾人便扛抬了王摩，出門而去。

你道什麼緣故？原來這寄遠鄉東去五十餘里，有一座獨火山，被一個寡婦佔據，手下管著三五百男婦。他因丈夫死了，遂自稱為「太陰老母」。正在中午，管著這些男婦，遠近出掠。忽一日探事的來報說寄遠鄉來了一個富客，蓋房置產，手內廣多錢鈔。太陰老母道：「既有這富客，著幾個嘍囉去結果了來！」嘍囉推辭道：「我不敢去！」太陰老母道：「你怎麼不敢去？」嘍囉道：「我見他身長力大，出入不離樸刀，必是手段了得，百十人還不敢近他。須得太陰老母自去，才可降得他倒。」太陰老母笑道：「什麼人？你就說得他恁般！可知他叫什麼名姓？」嘍囉道：「聞得本地人說他小時失散，叫什麼王摩，如今回來歸宗。」太陰老母聽得，驚喜道：「誰知在此！是必與我拿來！」眾人問道：「他與太陰老母有甚冤仇麼？」太陰老母道：「你們那裡曉得。他就是當年麒麟山王突收留的養子，能射鷹雕，力敵萬人，有名的關中金頭鳳王摩，又叫金鳳虎。山上十分興旺，後來被弟兄搬鬥，王突將他趕逐下山，幾年不知在那處存身。且喜今日到此，若得招納他來山做主，便不愁什麼了。」眾人聽了，笑道：「太陰老母這些口聲，招納他來，要與他哩連羅口。」太陰老母笑了一笑，因暗想了半晌，道：「這事也不可造次。我今若使人去明對他說，不知願與不願。若去拿他，又恐拿不來，反被人笑；若放過了他，便又可惜。」一時想不出主意，便十分著急。又想道：「何不著人只悄悄探他光景，好作商量。」遂時時著人來打探，只不敢輕易下手。

忽這日報來，說王摩明日起身，在堂中吃送行酒食。太陰老母著急了一番，忽地笑了一笑，忙領眾下山。到寄遠鄉來，已是傍晚。遂叫遠遠停住，喚過幾「個」能事小校近前，吩咐道：「我當時聞得他好酒。他今吃送行酒，必是沉醉。你可去探他吃完睡了，急來報知。」不一時打探了來。太陰老母遂一馬放到門前，先使兩個跳入屋去，開出門來。一眾擁入，果是沉醉。問明了王摩，便扛抬了，飛走到了山寨，抬入房中，使眾婦女又抬上床去。因見沉醉不醒，遂用手解縛，自己走出房來，喚一個能言快語的婦人，暗暗吩咐伺候他醒來。這個婦人遂來房中伺候。又將各處門戶重重緊閉，又吩咐嘍囉俱要小心，恐他逃脫。

這王摩睡到五更時分，方才酒醒；想起心事，遂翻身要對殷尚赤說話。不期滿鼻中一陣陣脂粉香氣，心中不勝驚駭，連忙開眼。這幾個婦人聽見床上響動，便來揭帳，送進一盞香茶，笑嘻嘻道：「請新大王吃杯苦茶解渴。」王摩聽了，只道是自己山寨中的小校服事慣的，又因果是酒多口中作渴，便坐起接來吃完。揭帳一看，不勝詫異。又見許多婦人侍立，忙跨下床來道：「這是什麼去處？俺怎的在此？」一個婦人忙上前，笑說道：「今夜大王萬千之喜，萬千有緣，來到我女寨主香房翡翠衾中，沉眠到曉。明日成親，共結百年夫婦。」王摩聽了，作怒道：「你女寨主什麼人？休錯尋對頭！」那婦人笑說道：「你兩個正是一對，怎麼會錯？我這太陰老母是煙花寨主，風月魔君。能斬上將之頭，貌奪英雄之魄，任你智巧，撞入迷魂，難脫機關。昔日夫唱婦隨，今乃文君新寡。常悲虎帳之淒涼，每怨蘭房之岑寂，是以聞名下嫁，願續鸞膠。今日坐產招夫，樂調琴瑟，望乞允從，莫辜盛意。」王摩聽得又好氣又好惱，舉步要走出房。早被一眾婦人攔攔扯扯的笑說道：「世上只有婦人假裝嬌，那有男子作惺惺之理？大王不要孩子氣作醜態，做殺風景的事！」說罷便來撒嬌撒癡，瘋癲癲的款留。王摩一時被這些婦人歪纏得氣不得，笑不得，又認真不得。

因暗想道：「原來昨夜吃醉，卻吃他們安排了來。俺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，怎肯做這淫污勾當！若使性發，恁幾個婆娘吃不得幾拳。俺又自來不打笑臉，又說俺欺壓婆娘，可不污名？好歹等個空處走脫，才是道理。」遂立定不走。早是房外搬入美酒美肴，眾婦人便擺滿一桌，來請洗臉受用。王摩見了，覺得陣陣酒香鑽入鼻來，便歡喜道：「且受用些再計較。」遂洗過手臉，坐下便吃。眾婦人便來圍繞勸奉。一時勸得慙慙，吃得豪爽，漸有醉意。王摩便要想脫身，兩眼只看著房門。早被眾婦人知覺，忙笑說道：「我太陰老母外立險塹，內有堅垣。英雄已入彀中，任你本事也硬不出去，則索安心在此，休惹他孤陰獨火，陽不勝陰，枉自送命。」王摩不聽，便湧身走到門首。往外一看，果見四處牆高九仞，層層門戶牢栓，心中十分焦躁。早被眾婦人來一頓軟款，將他勸入房來，奉他酒食。王摩只得將酒出氣，早已入了醉鄉。

這般尚亦忽被人縛住，忽睜眼一看，知是官兵，便不言語，由他縛去，等酒醒了算計，便將兩眼緊緊閉住。不期一霎時人靜火滅，只聽見養婆在地下哼叫痛苦。連忙掙脫繩索，走入灶去，點了火來，解放養婆。再四下一照，並不曾遺失物件，只不見了王摩，被人抬去。養婆不勝號哭，殷尚亦只急得沒法。急了半晌，因想道：「這是金朝地方，怎得有人覺察，便來捉去？怎又將我棄下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因又想道：「幸喜將我棄下，好歹等天明瞭，入城去打聽救出。」遂問了入城去路，便自去炊煮，吃了頓飽，對養婆說道：「我哥哥不知被甚人捉去，料他必在城中。我今出去訪著救出。」此時天已微明。提了樸刀正要走出，忽村內人走來報信，扯了養婆到側處說了一番，村人自去。養婆聽了這個消息，便不勝跌腳捶胸，來對殷尚赤說道：「誰知我姪兒被強人劫去！如今怎麼處？」殷尚赤見有了下落，便驚驚喜喜問道：「若是強人劫去，一些不妨。你這裡有什麼強人，敢來劫我哥哥？」養婆道：「只因我姪兒回來，驚動遠近，不因親者強來親。我前日原勸他尋頭親事，卻又不肯。如今被他強媒硬娶，不怕他不肯了。雖是好事，卻是被人恥笑！」遂細細說出緣故。殷尚赤聽得哈哈大笑道：「這太陰老母倒會揀漢子，卻也門戶相當。只不知我哥哥可願配這二婚婦人？我去問來。」遂提刀出門，一徑趕到獨火山下。見山上寨門緊閉，許多軍校嚴守，便舉刀仰面高聲大叫道：「二婚再醮，也要有個主婚說合。怎敢恃強搶奪新郎，私自成親！我是新郎的兄弟，來做主婚，快開寨柵，說個明白！」

眾嘍囉見這人舞刀叫罵，即著個飛報人去道：「山下來了一個漢子，說是新大王的兄弟，來作主婚。罵寨主沒廉恥，強奪男人，私自苟合，趕來要與寨主說個明白。」太陰老母聽了，勃然大怒道：「這是我心愛的冤家，自行擇配，有誰主婚！尚未成親，便有人揭我長短，若不顯個手段，後來便要家親連著外親，一發背地饒舌，離間我好夫好妻。我惱的是六親眷屬，若不殺絕，怎使他死心在此同我快活！」即時卸去衣裝，換了全身披掛，翻身上馬，喝叫開門，撲喇喇一騎馬衝下山來，大喝道：「可知我太陰老母六親無分，獨自創立？今日招配丈夫，誰許你來作喬家公管閒事！」殷尚赤忙將他一看。你道是怎個模樣？但見：

滴溜溜圓睛黑漆，亂蓬蓬散發焦黃。胭脂染就櫻桃，鉛粉飾成杏臉。聲音洪亮，的是殺七夫而有餘；狀貌猙獰，果乃斷六親而不足。體豐肉厚，道不顯的嫵娜丰姿；腳大眉粗，豈稱得苗條韻婦？中年失配，炎炎獨火頻燒；半老無夫，慘慘太陰凝結。妄想結絲羅，混雜魚龍難變化；希圖偕伉儷，成群犬虎不相投。山前老母爭持，房內英雄醉倒。

殷尚赤看罷，不禁大笑道：「你這副丑嘴臉，怎配得我王摩哥哥！快送出來，免受苦吃！」太陰老母聽了大怒，掄起雙鐵練，劈頭套來。殷尚赤急用樸刀分撥，兩人大殺起來。山上為嘍囉俱來助力，兩人一來一往，殺了八十餘合，殷尚赤只是左右躲閃。太陰老母見他已有敗意，便笑喝道：「我今日沒工夫，又是喜日，且不殺你，以後休來！」說罷，竟拍馬上山，吩咐嚴守山寨，不許通報。這殷尚赤忽見她跑上山去，連忙趕來。被山上矢石亂發，只得退回，坐在一塊石上歇息，道：「不想他人便醜陋，倒還有本事。若不是我有些騰挪，便要出丑。若是這個手段，與我哥哥作配倒也罷了。只是恁丑臉，又且年紀相懸，難道我哥哥便就喜歡，與他成了親事？就是我當日與屠尙，卻是人才彷彿。只可恨方才不曾吃緊問他成親不曾成親，便好再作道理。」因又想道：「他方才說沒工夫，又說是喜日，卻是貪戀新婚的光景。必是昨夜來時，乾柴烈火，便就合攏。若哥哥沒主張，成了這頭親事，明日使弟兄曉得，豈不是一場笑話！」因又暗想了半晌，道：「或者是他兩人的天緣，不嫌貌陋，也不可。只是被他纏住在此，一時怎得便回，可不誤了大事！」忽又想道：「我王摩哥哥往日卻不是在這件事上吃迷的人。莫非內中還有什麼緣故？須得見他一面才好。只是恁般防守，內外不通，我又只是一人，沒個幫手，這怎麼處？」一時進退兩難，十分著急，只得立起身來。忽見前面遠遠一人，兩腳似風輪般趕來，十分動疑。忙定睛一看，不禁大喜，便提刀迎奔上去。

這太陰老母回到山上，想了一想，即換了衣服，走入房來，笑嘻嘻走近，對王摩說道：「你便是當初王突的兒子，我便是螻蟬洞的女郎。向年使人曾與你提親，你只不肯應承，我便嫁了這山的寨主。誰知這殺才不經熬煉，將我丟棄，萬分苦楚。忽聽見你到來，正是昔年未嫁郎君，故此設計弄來。實愛你英雄豪傑，今夜願成夫婦。」王摩素性喜的是酒杯在手，今被這些婦人聲聲相勸，他便杯杯不卻，只吃得醉了醒，醒了醉，在房中昏昏迷迷，只是要吃。忽見恁個婦人走來說話，才知便是太陰老母，遂低頭不理，只是吃酒。太陰老母見他不理，便勃然發怒道：「你敢是嫌我貌陋，恁是推龍作啞！即今便放你不過！」說罷，走近身來麻犯。王摩大怒，立起身喝罵道：「恁骯髒不識羞！知俺是豪傑，可知豪傑不苟且！俺今日只覺與酒相投，貪吃，怎敢犯逼！」說罷，一手推來。不期被太陰老母接住，用個霸王請宴勢，輕輕將王摩按捺在地。王摩急要跳起，早被一腳勾翻，霎時吃了兩跌。太陰老母便笑嘻嘻將王摩扶起道：「你可知做好漢的人，只好在外面做；好漢到家，便要讓婦人。也該曉得將酒勸人無惡意。我今倒陪妝奩，嫁你這空身漢子，是我一片熱腸，有甚虧你，怎倒推辭？方才跌你兩跤，卻夫妻間鬥耍莫怪！」遂扶王摩上坐，叫婦人：「快篩熱酒，我與新大王先吃一番！」便自相勸。此時王摩滿肚皮氣惱，一時發不出來，只低頭上睬。太陰老母見他不吃，便又笑說道：「恁般一個漢子，還是害羞，可喜是個黃花郎。我已使人準備，到晚請你出去拜了天地，你敢也沒得害羞。我且出去著。」遂自連吃三杯，走出房去。王摩見去了，才覺放心，酒已醒了一半。因想道：「俺恁不曾見這老臉婆娘，煞會麻犯。果是吃他牢籠房內，不好與他變臉。方才說是晚間請出。且到那時計較。」

這太陰老母走出堂來，一面吩咐快備喜筵諸事，一面自己去打扮，好作新人。一時堂中結彩，諸色齊備。太陰老母正高高興興打扮完，去迎請新郎，不期幾個報事的來報禍事。太陰老母聽了，直氣得三屍暴跳，殺下山去。只因這一殺，有分教：

緣盡一聲歸去也，魔消數語出污泥。